

憲章外史續編

舊唐書注畧卷之十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庚子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控稅
使陳奉之毒遂擁入奉署焚燒一空。○應龍寇龍泉
司守備楊惟忠先期遁上官安民志被執石硅馬千
乘西陽冉御龍疊擊破之。○流球世子尙寧請封。○
有妄人趙古元自稱真人當帝天下往來徐州間煽
誘愚民徐州人獻女爲后齊梁間妄人孟化鯨王恒
誨等其擁戴之期以庚子二月作亂張逆示於華山

廟沛縣知縣羅士學獲化鯨等占元亡命○太監商
淮等進金銀於內庫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徵調天下兵咸集各主司文
用命總督乃分爲八路川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人
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太監李敬等進珍珠
金銀於內庫孫隆進銀三萬兩

三月移 皇長子居於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
羣臣不得瀆擾主事謝廷讚以言事斥爲民○雲南
巡撫陳用賓進牙象○楊應龍遣子朝棟將兵迎制
綏敗歸西陽石砦二司尅桑木關壩陽永順二司尅

烏江關。縱戰九盤。入婁山關。

四月內批科臣許子偉本。近來吏詐官邪。日滋月長。各官護短。染私巧庇不舉。致令虎吏竊權。弊如山海。官爲吏役。法紀日廢。今後各衙門盡心查刷。摘發作功紀錄。阿縱卽同親犯。○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縱壓海龍國而壘安疆。臣亦奪落濛關。賊勢急。父子上岡。死守。賊將楊珠爲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入路。兵大集。圍困之。○廣東稅使李鳳題稱新會民變。○李鳳王忠王虎等進銀三萬五千餘兩於內庫。○吏尚書李戴請查革吏竊權。

弊吏弊之多皆因四司速轉不及詳爲諱察以積弊之吏欺數月之官雖有條陳終歸廢閣頂首日重而不可裁冗役日增而不可減矣○吏侍郎爲瑯琊太守仕者大半求進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營求因是而廣宜設爲定額一以實俸爲主應陞何秩者卽應進名以俟有缺其有停陞量遷者亦悉銓註遲速在俸進退在格踈競自消營求自息也○戴耀牛應元各揭叅傳奉官程守訓陳保捏旨拘刷富民非刑多詐動以蒞計連斃多命

五月御史劉日梧奏匹夫假托

聖旨擅置官屬

時礦稅初起言利者舉國若狂。徽人程守訓爲罪魁。至本鄉坐察院。召有司行屬禮。一方爲之震動云。御史魏允貞爲內官所訐。指其受賄數萬。上怒命逮治。允貞皎節素著。尙書李戴等合辭爲辯。理直氣壯。上悟。竟舍之。○礦使方興。南京守備大監下廬州府問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蔡悉教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脉。故六安衛官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旨凡係皇陵來脉俱不許開。○諭新大高玄殿。○馬堂奏增長蘆鹽課三萬兩。○在京商人進金一

千五百兩青紅黃寶石四百塊。備臚祖母祿等八十塊。青碧黃白玉料一千六百餘斤。碑渠琥珀銀晶瑪瑙料六十斤。翠毛六千五百兩大小珠一萬二千六百顆。○稅使暨祿張忠等進稅銀四萬餘兩於內庫。六月文選司主事趙邦清劾奏進士高維垣等無耻不類。語侵選郎之容私壞法者。同官恨之。率爲所傾云。邦清寧州人。材高負氣。不能諂曲。初爲滕令。以強力易其故俗。摘發豪右欺隱。買牛募耕。歸流民數千戶。墾闢數千頃。課民樹桑棗。貴人子損其一株。收捕償樹十而舍之。民儉而知禮。三年邑大富饒。其入覲。

內閣張位方言西北水利屯作之事願一見之邦清
竟不往見以治行最留除吏部不久以廉激罷去爲
德於其鄉草笠徒行人尸祝之

七月王德完上憫亂疏○御史吳達可獻流民圖○

湖廣稅監陳奉聽奸民妄愬拘生員鄧卿等極刑拷
訊諸生鬨然守備內監一百叅奏一百遣衛官統兵
抄提戕殺生員吳朝禧叅疏既下逮捕生員沈希孟
等十人濶禁黑牢承天闔府洶洶幾變詔黜兵備萬
振孫爲民○應龍久被圍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
劉綬破月城應龍窘合室自焚吳廣獲其妻田氏

子朝棟總督露布報捷

八月鄖陽樓鐘自鳴

九月山西稅監張忠孫朝進內庫銀五萬三千餘兩。
浙江稅監劉成進二萬餘兩。通灣稅監張燁進四萬
五千餘兩。○虜寇遼東副將解生戰歿。○保定撫汪
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效。天津葛帖一帶地從來斥鹵
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
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帖白塘二處耕種五
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葛荳者得水灌溉亦
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稿。始信閩浙之法可行。

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爲膏腴也。天津爲神京牖戶。開府設鎮。其地益重。見在水陸兩管兵四千人。歲費餉六萬四千餘兩。俱加派民間。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築堤以防水滂。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之餉取給而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溉。白塘地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糧差每畝一分八釐。民願賣以給價。不願則給種。於民情無拂。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居民承領。數年之

後荒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守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矣

十月天壽山火○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

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倒其詞與明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都給王德完舉漢文帝慎夫人事請篤厚中宮上震怒廷杖一百發爲民○廣東稅監李鳳進銀三萬六千兩又方物稅課銀十三萬兩

十一月大風寒皇長子卽講席噤甚郭正域大言取火禦寒氣中官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出之煖適

怡顏完講事。上聞不罪也。○廣東稅監李敬進金銀一萬一千餘兩。張忠進山西稅銀二萬五千餘兩。高宋進福建銀六萬兩。潘相進江西銀四萬餘兩。

辛丑

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朔。禮臣朱國祚以元子茂

齡二十淑

年。請舉行大典。不許。○江夏襄

陽大火。○河

按曾用升奏宗室暴橫多狀。欲行

設法防禦。○司設監奏鋪宮下戶部。責買珍珠十萬五千夥。貓睛祖母碌四十塊。馬堂進銀七萬五千餘兩。丘乘進銀二萬兩。張燁進銀二萬七千兩。李敬進金珠一千四百餘兩。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夷人利瑪竇所貢方物○湖廣僉事馮應京論陳奉慘毒萬狀有旨謫應京爲民○太監高淮叅總兵馬林着林閑住○湖廣總兵陳璘督土兵進討偏沅叛苗三月賜進士張以誠等是科內閣二人有周起元、吳瑞難○內旨以科道黨救馮應京邸宅王之翰特命逮二人下獄○尙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閣臣趙志臯臥病○光祿卿趙健極言內廷賞卓之費上供錢糧原有定額不堪耗用

董其昌云國家優禮侍從如日講修等官書傳

之外復月有供給足矣。不聞日日有賞卓也。乃兩殿書畫醫局等官於嘗俸供給之外日有賞卓而多至於每月八九百卓。抑何濫乎。宋仁宗嘗以中夜思食羊肉。左右欲取之。尚膳監仁宗曰如此則每日必宰一羊。朕不忍也。夫天子玉石萬方猶堅忍口腹以節膏財用。而末技小臣每月賞卓以八九百計。何止每日宰一羊哉。

五月輔臣沈一貫奏趙志舉久病淹抑殆盡乞允放歸不報。○李鳳進無碍銀一萬二千兩。又進銀三萬兩。陳增進銀二萬五千兩。李道進銀一萬四千兩。楊

榮進寶珠。又進銀一萬五千兩。高淮進方物銀一萬兩。○廣東珠池賊橫行。○京師大旱荒。○張忠進山西銀二萬四千兩。○尙書李戴條上旱災封事。○阜平民父子相食。

六月盡謫職方一司官。○武昌民復變。圍稅使陳奉。奉逃匿楚王府。執委官六人投之江。有旨謫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光弼爲民。○蘇州稅使委官橫行。饑民葛誠倡義毆殺委官七人。身自投獄。○陳增暨祿共進銀十一萬兩。○築大內軋德殿臺。○貴州大旱。○秋七月收選閩人四千五百名。○建州酋奴兒哈赤。

南關酋李羅而婚其長子吾兒忽羈建州請補雙
貢○馬堂劉成魯保張忠孫隆共進銀三十九萬餘
兩○河決歸德府○太監孫隆巡撫曹時聘以蘇州
民變卽定之情實上聞有旨免究

九月趙志臯卒於京邸沈鯉朱賡入閣辦事馮琦尙
書禮部○虜入遼東塞

冬十月望冊立 皇長子爲皇太子封皇衆子爲福
王瑞王桂王上 聖母慈聖皇太后徽號○屬夷伯
牙兒求款詔復半貢○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等○
太白經天○浮梁景德民變○光祿卿趙健奏白糧

民運甚苦解納積弊當革蓋白糧本供御食及各
宮之膳所需最急每年壓於軍糧之舟後不得趨前
常至守凍及至內府收納又有鋪墊等費不支故健
媿陳之○杜茂張忠濟相進銀十二萬兩○陳增
泰淮安推官張時弼卽着增提問

十一月皇太子及諸王行冠禮○命東阻糧船二
十四萬陸運入通倉○遣行人王士楨封琉球王尙
永子尙寧爲王○初皮林苗作亂執守備張守忠衛
之焚五開城破永從縣至是爲陳璘所獲磔于西市
○初倭酋平秀吉將歿命其將家康輝元各分領三

十三州協輔其子秀賴及景勝據關東叛家康擊之
輝元與行長入大板滅家康家康還兵破輝元盡
誅行長等因內亂對馬島守義智與其將平調信遣
人與朝鮮連和

壬寅三十年春正月增選東宮講讀官

二月冊皇太子妃郭氏上偶失豫召輔臣一貫
入諭以輔佐東宮爲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罷礦
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上安諸事
遂寢○停稅聖諭已出上復悔之太監田義謙曰
諭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加義義不爲

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深強之。○熒惑入太微。○各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餘兩。

閏二月漕運李三才疏言。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

粟。民有餘食。自火首內訌。李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襁席之赤子。勤瘡海之外夷。

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其於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

龍三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

以法。議勦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

至於不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哉。天不厭

禍。黃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沙河恐

不足恃漕運可憂治之而必復故也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夫太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終歲之餓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聊之民尙可當此礦稅乎用人之日尙可棄此忠賢乎嗇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尙得其半者也○太僕卿南企仲劾奏李戴蕭大亨不能將順起廢釋纍之美有旨責企仲無耻斥爲民○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贊號卓吾者立言乖僻舉止恠異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若狂

亂失常莫此爲甚有旨逮之詔獄火其所著書贊
歿於獄贊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
三月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
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畧朝鮮掩敗支吾既
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禽矣義弘正成見
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歿於兵戮於西
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幕士金相嘆其以無
辜講和之夷誘之爲俘驅之就歿不勝感憤削髮辭
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
兵科之疏是蓋之愆也云南巡撫陳用賓陷歿猛廷

璫已犯殺降之戒。寃死李先生著更增士類之悲。冒功
附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賕之厚。
土儀之貨。敢於褻君。塞功之叙。滔及稅璫。小人之惡。
甘心笑罵。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廁。○廣東巡
按李時華劾奏李鳳征多解少。金銀入已者五十一
萬七千有奇。而夜明走盤。貓睛毋碌。與夫異石異盃。
不下百萬。叅隨四百餘人。同署而婚。受某某美女。酬
以冠帶。又嚇詐官民。歛銀各以萬計。此而不戢。復如
三楚故事。能無損威辱國乎。不報。○借太僕馬價銀
一百萬給九邊。○稅監梁永殺渭南知縣徐斗牛。○

內使辱侍郎敖文禎於宣武門詔司禮監查治○陝西黃河竭流二十四日○陳蕖張養蒙並罷○科道蕭近高李培各以言事降俸近高言曰陛下恩初疾時珠玉滿前誰爲續命之膏培言曰陛下孝事聖母亦思掘人坟墓毀人田廬種種慘狀聖母必有愀然者○嵩縣民變

四月刑科張鳳翔惡趙邦清之強直自遂於吏部不便欲擊之去邦清疑出於同官鄧光祚候執蒲之意因自訴已之清暴鄧侯之貪光祚亦以貪誣邦清御史左宗鄧沈正隆吏科田大益助之極言汚穢吏科

管于沐奏曰。邦清好剛使氣。操切苛刻。此其所短。挺身任事。杜絕餽遺。此其所長。錄其短而掩其長。其腹可剖。其心不可服也。○朱賡到京入閣。

五月陳增趙欽魯保進銀六萬兩

六月稅監潘相毆辱江西宗室

七月大興衛百戶王遇枝奏徵直隸十四府田房稅銀并馬場官地變價銀三十萬兩。着南京太監查勘解進。羽林衛百戶閔應龍奏海澄縣機陽山每年積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差內官高案勘解進。八月李道進江西船稅二萬五千兩。

九月揚州富人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各中書舍人○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宿入天苑十月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災○太倉太僕俱告竭○左都御史溫純摘論科道之有過者請定國是以一衆志叅御史于永清都給事中姚文蔚之貪

董其昌云大臣多以老成持重影響爲護身符譽之不喜毀之不怒若寬然長者實鄉愿之學術耳待小人當如富弼云口誅筆討不少假借乃散羣之作用溫純此疏是也或以御史大夫不當叅科

臣則又非通論。先朝顧佐何人哉。御史大夫總持法紀。百官皆在所彈壓。何論一科臣也。

十一月內官奏山西煤窰每年變價五千兩。有旨開取。

十二月順天府解進乾清坤寧子粒銀四萬八千餘兩。○修建海外普陀山寺。

癸卯三十一年春正月。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

肅皇納諫止抑內官弊政六條。勸上法祖安民。收回稅監不報。○工科宋一韓極言牧馬之弊。其一牧地之隱占。其二內商之供應鋪費日見增多。其三有

司之徵完類解半屬支吾其四京糧之收放存留總
無確核○各處稅監進金銀於內庫共礦金一百七
兩礦銀四千五百兩稅銀十九萬八千八百餘兩
二月新紫光明德二殿○御史湯北京劾奏吏侍郎
朱國祚沈酣中聖狎比頑童五斗解醒日復爲嘗三
丈高眠旬多休暇薊遼總督萬世德才全行險奸尤
濟貪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不二十
日程而徘徊四箇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復
久駐旣以違命逗留迨倭奴盡去世德馳入朝鮮報
捷世德未曾督陣何以稱功又復盜功掩罪出鎮二

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賊穢所至。昭彰執贄。不遺下賤。取償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資結納。吏科項應祥敬陳八事。一。內外員缺之極。二。職官壅滯之極。三。鬻爵濫觴之極。四。逐臣禁錮之極。五。士風卑陋之極。六。國計空虛之極。七。因周淹禁之極。八。土木繁典之極。○雲南普明驛丞李仲登奏雲南富州與廣西賓州僅隔一日程。水路則從宜。長南州彌勒維摩計程六日。陸路則從師宗至泗城計程八日。比貴州捷二十餘日。

三月倉場侍郎謝杰言。漕河告涸。糧運萬分難至。所

有調停之法莫如存舊糧於倉暫放兩月折色並銀
係輕賚可不時而來也臨德二倉所積宜先解之京
師以安人心俟河道一通卽以南漕照數補足庶使
米價不涌又無損於日後也○雲南巡撫陳用賓請
開邊伐緬不報○武選郎沈朝煥極言錦衣世官冗
濫宜加簡汰以省祿費

董其昌云 祖宗有親盡之祧宗祿有遞減之例
而武功爵非係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胄有日
增無日減豈礪世磨鈍之權亦傷財害民之蠹也
四月朔日食改享太廟於初五日○遼東稅監高淮

率騎士三百人直至廣渠門外。科臣田大益孫繼養、姚文蔚各上言：「淮於春寒雪擁之時，統領家丁沿邊搜括，慘不忍聞。」督臣蹇達奏之，未經處分。今擅離信地，挾兵潛住都城左側，情形叵測，不報。

五月，給事中宋一韓奏：「奴酋漸有可慮。」高淮志甚輕夷，恐邊釁一開，其憂方大。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稅使陳增之害。○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待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楚恭王子。」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於武昌，闔宗詢問，物議紛然，以爲假王。下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昌人也。

楚宗人言。戶尙書趙世卿舍辭書謝杰。獨謂王非假。正域請再勘。輔臣一貫不可。正域語侵之。輔臣鯉右。正域一貫怒。比楚王訐正域歸後。楚事竟寢。楚王遣人奏謝。因遺書謝諸貴人。楚宗率衆邀諸途。兵備副。使用應治鄴人也。恐事露。遣兵捕宗。械繫之。閹宗羣訴於巡撫趙可懷。可懷譙責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可懷立斃。於是捕治諸宗人。坐以謀叛大辟者七人。禁高牆者數十人。○勅諭少傅沈一貫登三事者十年。歷一品者六載。毋以任勞任怨而思易退。母謂足安已治而遜成功。時稅使交行。災異叠見。執政懷膽。

是聞言路壅塞。怡然自謂治安。識者病之。○高淮復如遼東。○廣東珠監李敬進珍珠金銀於內庫。稅鹽李鳳進市課鹽銀內庫。○戶尙書趙世卿上言。國家錢糧征收有額。稅糧馬草。農桑鹽鈔爲正課。各運司者爲鹽課。各鈔關爲關課。稅契贖錢。香商魚茶屯折等爲雜課。內除徑解邊鎮。大約三百七十餘萬兩。近年開採之命下。山東之香稅商稅。福建之屯折徵寧等府之稅契銀。江西之商稅鹽課。悉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矣。征求無藝。有司不得以見完之正稅。量爲那移。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兩淮運司立起單入

萬引而臣部之鹽課盡矣。行旅蕭條商賈暴足而鹽課奪矣。高淮關中書李敬開授指揮而事例之課分矣。南直那借造船。浙江那借袍價。陝西議留濟邊而臣部之通課又如此其多矣。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握於中官。處處自爲那抵。征呼征播之費二百餘萬兩。征倭之費五百九十五萬兩。典禮之費三百六十餘萬兩。節年添進買辦五百餘萬兩。老庫將窮。太倉無過歲之資。漕運有目前之阻。塞兵動言鼓噪。內地處有揭竿。臣不知其所終已。

六月稅監梁永高淮杜茂王憲陳永壽張忠各進銀

內庫○諭造崇德永壽等殿○永寧上婦奢世統構兵

七月左都御史溫純杜門求去疏十七上不報○禮臣郭正域司官吳默定補謚改謚之議應奪三人許論呂本范謙應改一人陳瓚應補七人伍文定吳悌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正域又言屬夷賞賜在互市之外者宜裁○虜犯遼東長寧堡○河決豐沛

九月主客郎聶雲翰言科道以外補爲缺望往往因其推補齟齬長官姚文蔚之逐溫純駱駉曾之逐王

象乾大非政體。○科臣楊應文疏叅郭正域如一貫指

十一月有投匿名書於各署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題曰積憂危竝議輔臣一貫請嚴行逮捕上震怒召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監以慰安太子語諭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疑妖書屬正域爲之下令大索緹騎四出逮捕給事錢夢臯直指正域且及輔臣鯉御史康丕揚佐之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媪下詔獄考訊無所得又圍鯉第長安中人無敢偶語吳江人號令

以疑似捕治詞連部郎王士驥于王立皆坐斥并捕
高僧達觀詔獄觀亦被五刑以錦衣周嘉慶遭道闖
門慘掠獄久不成最後得赦生光禮侍郎廷機及趙
世卿告輔臣賡即此可以具獄賡勸一貫如廷機言
刑尙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御史沈裕力持定獄
上命磔光事遂得解生光初不肯承裕誘之乃曰以
固所甘忍累妻子耳裕許保其妻子要裕誓而後承
及生光妻子坐斬裕亦無病暴卒無何永嘉人爲殿
中書趙士顧者在疾發自言爲是書身肉碎落如磔
狀而死

長

三十二年正月福王出府成婚○叙諸

加少保郭子章都御史各廕子世錦承衛指揮劉挺

陳璘等各陞賞有差尙書田樂蕭大亨各廕子世錦

承○河道李化龍上泐河議黃河自歸德而下合運

河入海其道有三道考城過堅城出茶城向徐邳爲

中路是名濁河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從昭陽湖

出秦溝爲北路是名銀河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口經

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爲南路較而言之中

路差勝不如泐河之開其善有六蓋繇宿遷入運則

徐邳涸而無水難繇曹沛入運則豐堤壞而有水難

泃河開而運不借河其善一以三百六十里之泃河
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
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察機宜
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今直二十
萬善四糧船過河約在春盡畏河漲耳人泃而安流
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善六請開泃河以通
運泃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沐下流南通淮海舒應
龍嘗鑿韓莊中作而罷劉東星在事欲遂成之會病
卒未果至是化龍建議開之漕河別出一間道矣○
禮部李廷機疏禁儀司之弊時宗藩請封其費不貲

天潢之胄。等於無告。故疏及之。○大學士王家屏卒。
二月。閣臣一貫題次輔沈鯉爲會試主考。鯉辭以主
考必用次輔。相沿爲例。人皆預知。祖宗朝有以儒
士主考。有以入京朝賀舊臣暫署典試。畧倣遺意。可
絕弊端。乃改命朱廌。○各稅監進銀二十餘萬兩。○
盜竊守衛將軍金牌。○下戶部收取金珠寶玉入宮。
○山東巡撫黃克纘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于路。詭
稱被劫。累地方賠償。此輩習成嚇詐。局套攘奪日橫。
請通行申飭。○江西稅監潘相毆辱宗人謀圯。
三月。賜進士楊守勤等是科內閣六人。○駙馬楊春

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詔景府遺下地租悉送入福府。崇文門外皇店聽福府管理。

五月長陵明樓災。○侍郎楊時喬署吏部。○廣東稅監李敬進礦金珍珠千兩於內庫。張忠等進金銀八萬兩有奇。○兩廣總督戴耀極言中官採珠之害。初粵中香山灣九夷貿易。番舶所艤。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主。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禮部李廷機奏進士觀政宜從簡省。去陋規以端始。進

董其昌云。士莫重於始進。雖賢如韓愈。猶以朝夕

薪米僕從之急上書及門有志者惜之而此疏所
縷舉有大於薪米僕從惟萬曆二十三年吏科楊
東明不許本房所取士稱門生於從前交際陋規
一時捐郤可以挽士習者

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事難結局初播州之役安
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力有功將士分功蔽
之僅以虛銜酬賞竟負初約其靖邊等地疆臣據於
揚首存日撫臣必欲反之於前亡之後所以怏怏卒

不服云

六月山水衝諸陵各陵松樹垂食殆盡論內閣傳諭各衙門修舉切要時政以昭畏天至意○光祿卿王守素奏寺帑屢竭蓋寺每年錢糧人數不過二十二萬又時有逋欠不如額者萬曆初居正作相限制每年用十二萬多至十五萬止以後漸至三十萬出浮於入寺臣束手城狐社鼠莫可問矣○羽林衛等官奏稱徽寧二府稅契銀十五萬蘇松諸府稅契銀二十萬著太監邢隆繳進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彈災

實意請收回礦使戶尙書趙世卿諫言蒼生糜爛已
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侮官虐
民成何世界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
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河決蘇家莊水滄豐沛
八月冊李氏爲順妃○都給事中田大益疏畧曰
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大代之季屢疏泣陳而皇上
堅塞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皇上與諸臣身之
安危且不可必尙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
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顛連耳不聞萬口之
怨言而有人奸棍妄謂小亂易治搜括奇巧蠱惑

聖心遂以憂危爲過計。忠赤之語爲恐嚇耳。積怨之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前此爲陛下信者。鳥獸逃遁。張空拳以禦盜能乎。○魯保陳增等進內庫銀十五萬兩。○戶尙書趙世卿言。每年內庫金花銀額設一百萬。皇上增加二十萬。六年至今共進過五百二十萬。不過將邊餉那移耳。彼旣取盈。此益空匱。今年邊餉該三百七十二萬。而僅發一百八十四萬。轉眼又該發明年餉矣。卽不能發內帑以助邊。亦宜寬買辦而急邊計也。

閏九月論內閣曰。搆功平定一國。拓土開疆。不行封

晉之賞不可以勸後大學士一貫謂在事文武衆難以濫封特加總督李化龍少保總兵劉綎陳璘左都督

十月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奸商挾夷肆劫初紅夷之入閩不過二船貪漢財物爲奸商所誘而來久之賈人欺給盡沒其貲夷爲無告守土大吏不辨侏儻之言惟憑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稱亂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奪牛黎憤殺數人去叅將倖功聞於兵使姚善率衆掩之大敗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

得老弱首領報捷

十一月御史楊廷筠奏水西疆界不定時播賞已行播事未決撫臣督臣各持意見朝廷無灼然主張故也○御史錢桓奏道臣勾夷起釁

董其昌云汲黯有言粵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煩天子之使此識國體者也國家兵力虛耗征播亦十之三控制之術寧畧無詳如養癰然不至於殺人而止則善矣

乙巳三十三年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侍郎楊時喬輔臣一貫怒其方嚴請以兵尚書蕭大亨主筆

徐觀瀾以不及降時論籍籍給事錢夢皋當外補特
旨留用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龐時
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旨元珍等俱講外御
史林秉漢直指楚藩假王亦坐謫時有吳中布衣在
一貫坐夢皋戲之云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
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
給事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三月科臣錢夢皋奏溫純黨庇正域指楚王爲假稱
林秉漢正論乞亟斥純以善楚事○議徙寬莫新
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爲阨脫欽速二酋

請金帛卽於穀陽清河沿邊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
忻布政張中鴻總兵李成梁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
奴酋金

七月部郎賀燦然疏爲清平之論謂主察與被察臣
俱宜罷去作書傳之邸報署吏部侍郎楊時喬言國
是難管主權下移莫甚今日懇辭印務不報○斥賀
燦然爲民○左都御史溫純罷○勅建議國萬壽寺
八月各稅監梁永等進內銀十一萬餘兩

九月二十日京師地震○江西巡按吳達可薦布衣
章潢纂修經世諸書遙授順天府訓導○楚王進勅

工銀萬兩

十一月 皇元孫生上 皇太后徽號尊 皇太子

生母王氏爲貴妃○茶陵州知州范守已獻潛渠便利之議○南京教場有星隕地無跡○加李汝少師
邢玠少保李成梁太傅

十二月罷開礦內外官回京○朱載堉右通政廢之
子也○徐三畏總督三陟李汝協理戎政○湖廣武昌大火○勅修南海普陀寺工完

丙三十四年正月內官楊榮在雲南殘害軍民軍官
賀世助韓光大糾衆焚燒其第殺之 上聞大怒朱

賡奏云 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數日有旨
不足惜首事者正法中使罷不遣乃捕世勦繫於獄
○科臣沈鳳翔劾蕭大亨戴燿陳用賓○兵科孫善
繼劾甘肅巡撫徐三畏虜入涼州三日謾云當日卽
出搶殺男婦千百謾云四名經過四十餘堡謾云三
堡兵將不見虜謾云對敵○侍郎楊時喬副都詹沂
管計侍郎李廷機署禮部前除夕 上謂左右曰此
時廷臣受外觀官書帕開晏打開帷榻李詹清寂可
念○元夕御宴慎嬪魏氏勸停礦稅取君民同樂面
訶鄭貴妃爲末姐忤旨幽之七日卒嬪魏縣人好直

陳與孝靖相結素爲鄭所忌。光皇七歲時微有水
厄。嬪力護得無恙。鄭妃恨之。遭擯者屢矣。譴斥頗著。
靈異。上嘗念之。卹最厚。魏家人載其事傳之。

二月御史蕭淳劾輔臣沈一貫。○吏科翁憲祥上論
銓政。一曰明職掌。大僚之有會推。蓋冢宰不獨受其
權而博謀以示公。若冢宰舉手而聽。則所司何事。至
於吏部司屬亦待會舉。尤屬無名。二曰復選法。掣籤
之法久爲笑柄。果無心於天官之職。一吏可代。如仍
有心則官原預擬。何必於大廷中。吾三曰儆曠職。
臣之去就。悉繇君命。自便身圖。各行已意。撫按不即

衆處以患病具題。漫無懸究。緩急豈賴焉。入計伏任。當有限期。優游解井。實不蒞事。又不開缺。仍得照舊。陞轉。有官名。無官實。所責成。謂何。四曰杜趨避。有司薄不善之地。選而求改。未經到任。旋有調煩。方面官一遷遠方。遂不復去。待遷近地。依然就列。庶嘗館選。槩從多留。或預度難盡留。姑引疾以幾。幸日後人心不正。僥倖何繇。自抑五日。禁保督方面官加銜保督。因爲地方借才。遂有相與體面以完故事。有司沾名要譽。明示意指。使士民奔訴。上官倡發成風。安可底止。隄防末流。正惟此時。○御史馮奕垣陳二弊五窮。

○倭首源家康代平秀吉爲王盡誅其大臣移秀實子秀賴於大板

三月暨祿進銀十萬李道馬堂等共進銀十萬商進參一百三十五斤○兵科袁懋謙陳言八事

四月京師大旱

五月太僕少卿吳華奏馬政之修當自倭馬之時慎之而嚴責成於州縣○武庫主事吳炯論驛遞煩費要在六部之有題差戶兵二部一差分爲三四以便庶官之過家其費不貲雖廣開事例得不償失也州縣長吏引例裁抑自謂強項者藩臬兩臺反嫌其失

歡貴要何以得行每驛錢糧須通計實數幾何覈其餘剩以佐公家之急不然徒充有司之索其病民等也

七月雷震朝日壇大雨雹○沈一貫沈鯉並致仕○兵科呂邦耀奏土司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郭子章籍疆臣之力故楊應龍授首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而時論頗以爲非云

朱國禎云安疆臣奉朝命甚謹蜀撫喬璧星欲取安氏爲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喜功者遂以受賄棄地劾前院王象乾逐之去

八月御史史學遷請閣臣兼用外臣

十月儀真稅監暨祿請罷天下稅使不報○戶尚書趙世卿奏羽書旁午軍士告饑

董其昌云人臣謀國有似是而非者請蠲請折似於愛民請存留似於預備請借支似於應猝然皆目睫之智護身之符而未嘗通論天下之勢也若大司農掌錢穀之出入則引議而爭固其所矣兵科夏子陽冊封琉球回以五月初四開舟六月初二抵境十月十五登舟三十日抵岸

十一月南京妾人劉天緒募緣牟利謬稱能呪生雲

霧招聚愚惑爲軍士所告守備豐城侯以反聞京城
閉門水陸絕行者三日兵尙書孫鑛欲以捕反爲功
操江都御史丁賓署刑部大理婉詢其事妄言者坐
磔無辜逮捕者悉得活賓持身清簡加意民用在南
都凡溝渠巷陌影占者悉行清出神祠非舊者悉毀
自都門至丹陽陸行官道皆石砌平坦行旅頌之嚴
恕有大體嗣位者莫能及

丁三十五年二月朔日食京城守門內宦毆殺泰興
知縣○御史宋燾上歲功伊始疏○甲寅朝房火○
給事中汪若霖胡忻等言朱賡一人獨秉閤務叢脞

不堪請行枚卜相臣助理如周應賓之諫黃汝良之
阿李廷機之徧皆不可與

三月賜進士黃士俊等得名臣楊漣清風直節著於
爲令爲郎時後與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俱
歿魏璫之難有張瑞圖者一甲第三名其會試策中
語云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雖有甚不
肖皆有以自致於實堯舜未嘗標君子之名而置禹
稷於岳牧之上未嘗過設小人之目而輕用四凶之
計分別起於仲尼謂大受小知不可也極論之品
藻飾而成材不可以假借而就小人亦有可大受

者君子非獨窮於大受并小知而亦屈者時顧允成
家居見是策而咤曰斯人敢于非聖後日可爲世憂

○雲南巡撫陳用賓昏

貪虐下信任和曲知州黃榜兼署祿勸州印舊糧一
斗徵二錢者加至七錢而用賓又受誣捕鄭舉急舉
遂密誘阿克謀復土官糾集夷目同時起兵渡江直
走武定有變告者用賓朴之人莫敢言賊遂薄城破
之殺指揮金守仁執推官白明通劫庫放獄屠殺居
民一空知府陳典以事在會城抱印不敢歸阿克卽
鳳騰霄也

四月戶尚書趙世卿言用人各有職掌冢宰無所不統而推擇司官反倚耳目於各部殊非六卿率屬之意。

董其昌云李德裕有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爲冢宰亦如是矣。

五月起輔臣王錫爵於家加少保辭不至召尚書于慎行入閣未任卒葉向高李廷機各尚書入閣。○四川廷按孔貞一奏土酋安疆臣悖旨糾夷。○禮科戴章甫請禁奏疏之煩言隱語。○兵科題免宿衛軍士營操。○刑科周曰庠參孫鑛慘殺無辜妄邀功叙。○

顧憲成作寤語竊言貽錫爵大畧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混納於平等而曰剖破藩籬是非直付之含糊而曰能脫落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張禹胡廣豈不恨哉。

六月禮科孫善繼請罷館選畧云翰林升轉必繇內閣具題吏部不得開不論賢不肖槩令優游養俸計日待遷魚貫而臥揆席若揆貢然何惑乎調燮無術相業日卑也請自今議定額數若干溢於外者聽其請告縮於內者卽行議補不拘內外官員才猷歷練旁通典故者照品推補不當者聽科道劾去挨次以

原官兼各省提學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斥隲俱錄吏部而內閣無與虜不失祖宗朝用人之意

閏六月京師大雨城中街衢水深三尺○吏科姚士慎言外治之弊皆因撫按不以察吏爲務而更調保留皆徇屬官之私營紀綱所以日壞○大學士朱賡請止礦稅云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之狀○肅兵部嚴靜攝官中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柔遠安邇諸戎振武尤爲惓惓昨見滇夷竹孽日久蔓延任其焚劫撫鎮官平居防守何爲陳川賓沐獻帶罪殺賊如縱寇遺患併治不逮○御

史唐之夔言 皇上遠處輔臣臥病百官屢疏不下
司用人者人材日壅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而
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之症
候也

七月彗星見東井○撤稅使梁永回京永在陝西橫
甚怒縣令滿朝薦之相抗譖之上上爲之逮治
舉朝論救不聽尋中旨撤回

八月四川巡撫喬璧星請征安堯臣貴州按臣馮奕
垣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大學士朱賡言用
兵非計傳旨諭堯臣歸本土四川錢桓奏堯臣身歸

水西妻子尚留鎮雄井征不可又叅貴撫郭子實請
安酋偏詞遺未了之局

十月禮科邵庶言旌卹濫請成風

按高帝首論表揚節孝本以覈實幽隱風屬期
民高安吳山所云衣冠之家禮義自出何待表揚
近來請乞多歸縉紳而閭閻寒微遺漏者多矣

十一月葉向高到京○丙午日赤無光

十二月朝鮮王李昖祖○下戶部辦七公主婚禮金

珠價至十九萬兩○雲南巡按周懋相按行在曲靖
聞阿克亂移書用賓宜急調需益安紹慶兵備省城

用寶疑安氏不肯用亦不設備若無事者阿克薄會
城用寶始懼總兵沐輿登城賊望見羅拜輿不能出
一語賊焚劫關廂居民數千家攻城益急索武定府
印用寶卽以印付之賊退至武定立阿克爲知府遣
兵攻祿勸圍尋甸殺指揮儲藩裕安紹慶兵至乃敗
之賊又破嵩明吏目韋宗孝歿之署印知事李性逃
去又攻祿豐知縣蘇夢陽被縛罵而歿用寶竟不奏
聞

戊申三十六年正月御史葉永盛奏辯李廷機人品時
廷機久挂人言謂其器局褊狹而攻之者遂造爲謠

金載玉行賄與援之說欲盡揜其一生砥礪故永盛
極言之當時以爲錢夢臯論沈鯉貪污鯉不辯而曰
貪污之事臣任之矣蓋自信之素也廷機易名文節
卽永盛之論定○秦王請封子爲郡王禮部據例王
繇中尉繼爵除世子外餘各本等爵級不得冒請○
賊攻羅次知縣熊尙謨拒却之守備王之瑞乘賊不
備進抵元謀賊潰走賊黨吳良傑來爭遊擊裴希度
擊斬之官兵大集乘勝進薄武定偵者馳報賊午睡
請潛師襲之叅將張名世曰何容易也撫兵而進賊
皆疑走官兵入城大掠已復躡賊賊馳金于道官軍

爭拾金弗逐賊盡走東川用賓遂奏大捷

二月科臣蕭近高宋一韓各叅陳用賓辱國冒功旣以印與賊復不能以兵索印用叅將張名世屠戮村民報捷遠近開然群盜蜂起普寧一帶城門盡閉○閣臣葉向高言用人理財大計○署吏侍郎楊時喬稱病冬春大選俱司官代

三月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案驗得實時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尙書李化龍亦言遼左危

在旦夕。皆因高淮擾民激亂。以爲奴酋之資。

四月京師黃塵蔽日。○江南大水。麥禾皆無。○戶尙書世卿備陳財用出入之數。與額課虧損之繇。大學士賡言。隆慶初兵餉二百萬兩。今日四百萬兩。不知虜未款貢前。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至於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故事取之於監者。皆責之於部。自礦稅設立。正供多被侵削。曾未十年。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莫知策之所出。○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主事鄭振先疏劾朱賔十二罪。主事范汝梓請東宮講學。有旨各降

三級調外○遼東前屯軍變欲殺稅監高淮不果○
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次子光海君琿詔議之
五月革陳用賓任聽勘以薛夢雷代○稅使高淮差
舍需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時喬力言建
酋叵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回京○兵科宋一韓
言鎮淮故隴氏土不宜予安堯臣竊據○虜犯喜峯
口○以高淮言逮同知王邦才

七月御史史學遷叅孫鑛舉動乖方不宜與冢宰之
推○兵科宋一韓劾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割棄沃
野之地予奴○工科王元翰論蕭大亨之貪所屬郡

申用懋被劾回籍復起職方孫鑛之妾殺少卿唐鶴
徵誣毒啓之四臣一體相比○御史黃吉士請補論
定遺賢謫理學如曹端賀欽節義如周怡陸粲浦鍊
清介如軒輊王之誥勲望如張佳胤等二十一人

八月有旨諭考選久滯非因各諸臣惡生疑訐辨奏
擾耳汪若霖調外吳正志汪元功黃汝亨黃一騰陸
一級調外○御史史記事顧慥參姚士慎熊鳴夏陳
治則以救若霖○御史陳于廷言若霖參元功汝亨
則並處陳治則參正志一騰而參人者不處非治則
爲朱賡素昵故耶○御史吳亮參陳治則姚文蔚○

刑科張國儒叅孫鑛害衆要功○御史馬孟楨疏京
堂冒濫叅張嗣成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南京天
鳴聲如濤鐸旬餘日乃止○貴州苗仲作亂

九月宰賽入犯開原殺掠男婦六百餘叅將李如楠
不出○御史朱萬春楊師程各疏論朱賡逐范汝梓
姜士昌宋燾鄭振先汪若霖庇戴耀徐學聚郭子章
○御史彭端吾疏朱賡庇私人陳治則熊鳴夏○御
史畢懋康叅徐申○兵科胡嘉棟叅康丕揚○戶科
韓光祜叅蕭大亨○起吏尙書孫丕揚○南戶科段
然劾輔臣王錫爵朱賡○御史董紹舒薦鄒元標等

御史蘇惟霖叅姚士慎士慎辯陳于廷史記事疏
○工科李瑾論朱賡○御史穆天顏論賡及李廷機
蕭大亨沈子木徐三畏戴耀沈季文徐學聚○御史
朱萬春叅周孔教○南兵尚書孫鑛回籍○科道張
鳳彩彭端吾吳亮彭惟成各疏論賡廷機○御史金
明時言東南無食無漕錢糧止有此數兵馬豈得擅
添邊腹撫臣宜以節省之數歲上戶兵二部以爲優
劣

十月御史陳于廷叅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讚職方更
易三人授受一脉但趨權倖何知邊計之多虞止顧

私人豈問中樞之積穢。○湖廣撫臣張問達疏災民
危困有旨罷稅料銀兩未解者留備採木又旨念浙
西水災留發淮鹽銀五萬兩賑濟○吏科喻安性叅
太監成敬呵斥輔臣畧無忌憚工部郎張嘉言叅安
性借言藏機以爲廢曲護御史吳亮史記事亦各疏
安性巧附朱賡借攻內監○兩廣總督戴耀以失事
削籍○陝西總督徐三畏卒於官○諭內閣曰近來
中外佞言煩興是以將諸疏留中正賴輔臣協心共
理豈因小臣誣害便欲高蹈臣子大義如是乎傳諭
二輔臣速入閣視事又諭吏部都察院曰科道爲耳

目之官。近來新進全無公心。妄逞胸臆。淆亂國政。惡言詈語。不勝不已。好生可惡。爾部院一體申飭。○科道張國儒馬孟禎韓光祐梁州彥李光輝張鳳彩各疏王錫爵朱賡。聖諭吏部言官誣詆大臣朋謀逞臆。綱紀陵夷。姑且置之度外。有不遵諭者。指名叅來。○科道宋一韓翁憲祥胡嘉棟王元翰各疏叅賡廷機。○御史史學遷叅趙世卿。十一月命朝鮮王次子瑄襲封。○御史穆天顏請用鄒元標趙南星等。○科道各疏叅喻安性。○吏部摘發奸吏著爲令。○蕭大亨免。○朱賡卒。贈太保。○虜

入薊門塞殺掠軍民萬計

十二月刑科周曰庠奏陳十二斷○掌錦衣衛王之禎加少保○顧其志總督三邊○補贈陳獻章文恭胡居仁文敬謚○夷酋來輦大人犯總兵杜松率兵從寧遠長山出搗其巢獲級一百四十顆

已三十七年正月甲申朔○京城訛傳虜至九門晝閉○裁革浙江監兌○李化龍尙書兵部○御史張邦俊疏方正蒙冤爲朱國禎被叅辯白○加督漕李三才尙書○武昌大火

二月建州夷人朝見出班投印文一紙詞甚謾言彼

疆界以新立碑碣爲卷案。御史房壯麗等言。廷機遣使召侮。御史顏思忠奏建虜披猖日甚。先是禮侍郎李廷機遣客李維葵以書諭建夷。謂虜意止於勒索。可以口舌折之。諭者籍籍謂奴酋之作逆。廷機書實招之。幾有仲淹元昊之謗云。○雲南巡撫陳用賓總兵沐獻逮至京師。○總兵杜松夜馳至哈流兎勦殺拱兎夷級一百四十六。○閣臣素向高揭奏六部尙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銓衡典禮事務煩多。請乞點用。○南戶科段然叅顧天峻。南道周達叅顧天峻。李騰芳。天峻。騰芳各疏請文華殿叩辭出都門。

候命科臣孫善繼亦以受謗叩辭徑行○御史熊廷弼勘明地界言奴安待數百里之疆曰立碑則許之曰刻夷文則許之皆巡撫趙楫所爲而朦朧題叙則巡按康丕揚扶同○壬戌白虹貫天○楊時喬楊道賓相繼卒○吏部糾擅去諸臣工科孫善繼劉道隆長往顧天峻等出都議處有差

三月拱兔自以忠順見勦小反青徼之入搶遂引兵五千攻陷大勝堡深入小凌河遊擊于忠志被傷失士卒千餘○署吏事侍郎蕭雲舉條上八事有惜人才省議論二款

四月孫丕揚起用到京。條奏朝政四事。○戶科劉文炳乞召直臣鄒元標于田間。不報。○科臣王元翰爲鄭繼芳所叅。出疏自辯。南北科道陸夢祖吳亮劉光復王孟震劉國縉附和繼芳共攻之。而金士衡張國儒劉蘭蔣貴張鳳彩各護元翰以爲能叅顧李也。又詆及胡加棟。加棟亦辯。遂噬段然。劉時俊科臣周永春護加棟。南科高節鄧雲霄左袒元翰。劉時俊段然又肆言極詆錫爵一貫賡以及天峻。牽連莫衍。至不可問云。然劉段皆吳中名吏。惠澤加于民。精神振飭。沒世人猶思之。

五月虜大入遼瀋○吏尙書孫丕揚以受事兩月所
推上大僚疏一桀不報春夏選過官吏以吏科無官
不得領引困苦號於道上因自効求去上慰留之
○對馬島倭稱奉日本王源秀忠命欲借道朝鮮入
貢○立阿章爲鎮雄土官改名隴自得○建昌土官
安世隆爲其僕那固所殺妻祿氏討那固殺之
六月建酋率騎五千臨撫順關索參珠價并索欠價
人益參珠爲高淮所給取進欠價歷年不與故也守
道謝存仁令邊吏犒之以酒委曲與約而後去○兵
部題請增遼東兵一萬

七月明暗台吉與卜石鬼爭講人畜忠順夫人馳解之。○宛平知縣劉日淑上言京師之民困於鋪行諸役財竭力殫不勝怨咨。總書頂首三千散書頂首三百通計七千有奇皆取足于權徵之內。

董其昌云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前代徙富民以實京師有深慮也。宛大二縣非根本重地乎。昔時仕者聚歛以足國今特吏胥聚歛以肥家益可恨矣。八月福建鄉試臨期大雨五日以十二日爲初試。○甘肅地震倒牆千丈。

九月左副都御史詹沂祭酒周如砥各以人言封印

出城○薊遼督王象乾上言遼鎮貼危已極閣臣葉向高揭云今日邊事惟建首最爲可憂勢必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請早爲處糧餉以安人心不報○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刑科彭惟成請特聘真儒劉元卿○黔國公沐叔歿于詔獄○署院副都詹沂封印出城

十月徵黃梅縣舉人瞿九思爲翰林待詔○南吏科黃起龍請祀遼國之主卽不可補廟然留京魂魄所依或附食太祖之側至于建文年亦須遵旨速補其死節諸臣命官詳考事蹟仰憑神斷賜謚刑科

惟成言歷代臣庶以此爲請。則楊守陳繆恭吳世應
楊傑天壤間公案。舉行端。在今日宜勅下各部會
采輯。

十一月御史劉國縉奏內監陳永壽黨庇遣犯王
祐房山民陳槐所生女。進爲東宮才人。生皇長孫。內
監馬昇紅牌找覓。永壽奪與伊族陳表滕冒。

十二月起邢玠南京叅贊尙書。玠蓋乙巳考察拾遺
者。○孫瑋署都察院事。許弘綱副都御史。

庚戌三十八年正月大計羣吏。尙書孫丕揚署院。孫瑋
考功郎朱世守科。曹于汴道孔貞一主計。○南科道

劾李維楨馮時可董其昌○吏部奏舉清吏汪可受
陳道亨畢自嚴陳大綬瞿汝稷黃汝亨沈應奎薛敷
政等○大學士李廷機奏荒廟難以久居求准放歸
○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不報

二月虜大入遼東塞罷巡撫李炳逮總兵佟鶴年

三月張鳴岡總督兩廣自戴耀去其任久虛至是始

補○黃嘉善總督陝西三邊○賜進士韓敬等○吏

尚書孫丕揚請留朝覲俸深官員舊例州縣官歷任
三四年卽與陞轉于時仕路壅滯州縣官至八九年
不得轉人情最爲厭苦新進士應選亦無現缺故不

揚設法題留以通選法。○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兄弟相讐之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構禍而御龍甥彭象乾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聲言元錦必反督府通議勦之辰州知府瞿汝稷謂朝廷之治土司不過羈縻而已且黔楚自征播後城市與田野皆非昔日之舊何堪鼓聳復興哉請于撫按願以檄諭之諭而不順用兵未晚遂草檄千言使人持諭元錦元錦系服再諭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稷尋以卓異破格超用○天柱巡簡朱梓以德化苗蠻教之耕田治生息關睦里苗蠻服之仍選其俊子弟教

之讀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教者引之謁上官。使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瞿汝稷請於監司題請天柱爲縣。朱梓爲知縣。

閏三月起楊錦巡撫遼東。遼東巡按熊廷弼奏舊撫趙楫自萬曆二十九年正月。至三十六年十月。侵盜邊儲五萬二千九百餘兩。

四月正陽門樓災。○京畿大旱。東南大雨。水河南產牛妖。山西產羊妖。燕河產猪妖。皆二頭二尾八足。○有旨慰留向高。自去冬及春。疏奏槩置高閭。至是始批向高疏云。○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四五萬衆。

侵犯遼陽道臣田立家尙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備濟邊防

五月 上諭各衙門京畿旱災發內府銀賑濟百官各捐資俸助賑○御史房壯麗題請江南布解起於先朝巡撫周忱以松江產布以布代粟寬民之力也法久弊生故以富戶充役先解布而後領銀及布已解而有司以庫無現銀爲辭或半給或全不給昔之寬民者祇以病民而松之受禍最甚議折誠爲兩便○工侍郎王汝訓卒於官

六月閣臣葉向高題請刑部掌印無人獄囚莫爲問斷囚米無措三年恤刑之差亦難再緩○吏部題請處分擅去之例大畧以有故而擅去者巧宦之一端不爲輕爵祿也

七月爲民鄭材單騎入京投揭論趙用賢舊事科臣叅材狂肆無禮因言用賢當諫譴時不堪媚臣怨訕與之絕婚材父洛明知蔣遵箴衰老以少女強嫁之人品截然昔許敬宗女嫁蠻獠謚繆洛棄女萬里不應謚襄敏○武昌牛妖見

八月催請戶禮二部掌印官○御史傳宗臯言留都

鹽政久廢督理○遼東巡撫趙楫言招逋定疆功罪
蓋寬奠六堡乃萬曆二年李成梁所建後有言棄地
啖虜者此時虜勢敗弱成梁乘勢建堡何畏於虜而
云啖○遼東巡按熊廷弼請修築全遼屯堡以防患
九月召起趙煥刑部尙書○御史蘇惟霖言黃河淤
河利害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御史劉國縉言士紳之寅緣
在山林山林之士雅負天民之望而倡道淑人固自
孔門家數無奈今人非古且借以梯榮因而售賈品
山林之士名高於泰山而遊於門者破甑可稱完璧

遂使趨附之徒奔走若狂其澹正所以爲濃也。○兵部司務陳禹謨進所撰左氏兵畧

十二月二十四日乙未東宮第五子生生母選侍劉氏是爲今上。○御史曾用升言河南宗室之橫苦於法之無所施窮於法之無可變請設策禁防。○王錫爵卒於家

萬曆注畧卷十終